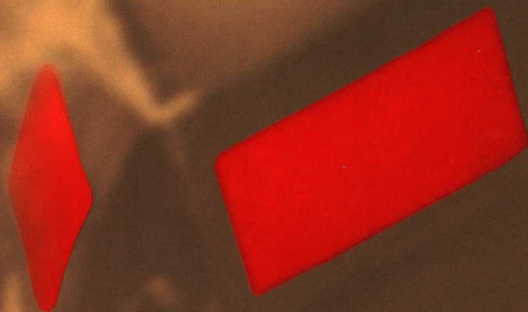


红领章

HONG LING

陈怀国
陶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红领章

陈怀国 陶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领章/陈怀国,陶纯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 2005. 1

ISBN 7-5321-2795-8

I. 红… II. ①陈…②陶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9694 号

责任编辑:郑理

封面设计:袁银昌

红领章

陈怀国 陶纯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le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em.com

经售处 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3.5 插页 2 字数 324,000

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100册

ISBN 7-5321-2795-8/I·2160 定价:20.00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512-66063782

第 一 章

公元 1970 年刚一入冬,中原伏牛山区的年轻人就坐不住了,他们日思夜想,就盼着部队的人快点来招兵。那年月,参军入伍是最令人羡慕的事情,谁要是穿上了绿军装,就好比是祖坟上冒了青烟,马上就有了高人一等的感觉。参军,是年轻人最美最好的一个大梦,每年一入冬,那些有希望当上兵的年轻人,盼星星盼月亮一样,就盼着招兵的人来到面前。

第一场雪下来的时候,从县里传来消息:征兵工作开始了。

西王村是伏牛山深处的一个小村落,适龄的青年里,赵海民和李胜利今年最有希望。赵海民个子高,相貌好,还是初中毕业生,文化水平高;李胜利文化水平仅次于赵海民,他爹又是生产队长。别人想争,也争不过他俩,因此,村里的其他年轻人只得识趣地让开了。农历十月初十,赵海民和李胜利代表西王村到县上应征。赵海民用架子车拉着父亲和母亲,一大早就赶到了县城,而李胜利一家则是坐手扶拖拉机赶去的。

风搅动着雪花漫天飞舞,树枝摇曳着,发出呜呜的响声。尽管

天气寒冷，小县城中心广场上仍然是人山人海。广场边的一棵大杨树上，挂着一只大喇叭，大喇叭吱吱啦啦响着，播放着与征兵有关的内容。四周的电线杆、围墙上到处贴满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关于参军入伍的标语，广场上呈现出一派盛大的节日景象。

广场中心，几百名应征入伍的小伙子正在接受征兵军官的目测。随着口令，一队小伙子齐步走到军官们面前，立定，然后就那么站着。

军官们神色严峻，目光锐利，从头到脚，从前到后逐一审视着。一个个胖的、瘦的、身材矮小或五官不正的被请出队列……

广场四周一阵骚动，哄笑声、感叹声、议论声此起彼伏。

一位中年妇女表情紧张，她摇头叹息：“咋跟选革委会主任似的！弄到最后，还不得全刷下来呀！”

身旁的中年男人笑着说：“你又没儿子当兵，瞎操啥心？想给你那一窝丫头相女婿呀？”

中年妇女一肘子撞在男人腰上说：“这还没正式去验呢，就刷下来一多半。你看那孩子胖乎乎的，多结实，刚才还精精神神的，一扒拉下来人都蔫了。”

中年男人说：“嗨！这就是命！扒拉到那边的军装一穿，五角星一戴，两面小红旗一插，祖宗三代都跟着亮堂了；扒拉到这边，哼！修地球去吧！”

身旁的人们一齐附和着，感叹着。

随着又一声口令，又一列小伙子朝军官们走过去。

队列中的赵海民和李胜利紧挨在一起。李胜利比赵海民矮半头，但要壮实一些。赵海民显得挺拔，李胜利显得敦实。赵海民穿一身老式军装，步伐自然，摆臂投足间俨然一股军人气派；李胜利面色白净，看上去总有些沉不住气，他步伐匆忙，有些争抢的意思，生怕赵海民走到他前面一般。

接兵军官一声拖长的口令：“立——定！”

队伍在军官们面前停下了。李胜利收不住脚，差点撞在面前军官的身上，急忙后退一步，站好了。满头的汗水却在那一刻涌出来，他有些慌乱，目光不由自主地望向场外的父亲、母亲和姐姐。站在他们旁边的是赵海民的父母亲。

一名脸上有疤的小伙子被请出队列。

另一个小伙子腿有些软了，脸上的肌肉不停地哆嗦，也被请出队列。

一名罗圈腿的小伙子，竭力并拢双腿。站在他面前的军官轻轻摇摇头，有些不忍地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。小伙子含着泪，委屈地走出队列。突然猛地转身又跑回队列里，但又一次被军官请了出去。

小伙子孩子一般呜呜地哭了。他捂着脸跑开了。

一名军官长久地站在赵海民和李胜利面前。李胜利更紧张了，目光再次求救般朝父母看去。

不远处，他的父亲李振发为儿子捏着一把汗，小声地咕哝：“小兔崽子，你看我干啥！”

李胜利的姐姐跺着脚，直冲弟弟摆手。

李胜利咬咬牙收回目光，与面前的军官四目相对了。

军官的目光交替看着两人，然后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赵海民身上。看笔直的腿，看挺直的腰板，看那身陈旧发白的军装，然后赞赏地点了点头。

李胜利轻轻咳嗽一声，像是要引起军官的注意。

军官果然扫他一眼，然后继续看着赵海民，绕到了赵海民身后，站住，突然一脚踢在赵海民紧紧并拢的脚后跟上。

赵海民一动不动，像木桩一样。

对面人群中的赵海民的母亲却吓了一跳，她紧紧抓住丈夫的

胳膊：“他爹……”

赵海民的父亲赵德明厉声道：“你紧张啥？我看踢得好！”

队列中的李胜利仿佛听到喊声，立即绷紧身体、鼓着气，等待着军官的脚朝自己踢过来。但没有。军官再次走到赵海民面前时，目光里已是掩饰不住的赞赏了。

军官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赵海民挺胸抬头，大声地说：“报告首长，我叫赵海民！”

军官点点头，一字一顿重复着：“赵海民……”

李胜利也急忙道：“报告首长，我叫李胜利！”

军官一愣，看着李胜利说：“好！”

军官的眉头舒展开来。赵海民和李胜利都过关了。赵德明和妻子轻轻一笑。李振发一家也都满脸是笑。

与此同时，广场中央，另一名军官站在一名长发青年的身后，皱着眉看着那一头脏乱的长发，终于拍了拍长发青年的肩膀。小伙子转过身看着军官，习惯性地伸手拢了一把头发，说：“首长……”

军官冷冷地说：“出列！”

长发青年看着军官，从对方的目光中仿佛明白了什么，紧张了，再次摸了摸头发道：“首长，我剃，我剃光行不？……”

军官坚决地说：“请出列！”

长发青年尴尬地僵在那里。

围观的人群中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突然跳出来，冲着长发青年骂道：“老二，你个不学好的东西，叫你不听老子的话，不男不女的，这下你快活了！”

广场上顿时热闹起来，一片哄笑。长发小伙子先是愣在那里，很快反应过来，与叫骂的父亲顶撞起来，说：“我就留了，怎么着？当不了兵拉倒，我不稀罕！”

父亲边骂边朝儿子冲过去，说：“好你个狗杂种，今天不把头

上的长毛给你拔光，老子就不是你爹！”

长发青年撒腿跑了，父亲紧追不舍。

人们哄笑着，喊叫着。

突然，一阵大风刮过，雪雾飞扬。四周围观的人们一阵骚动。场内已经通过了目测的队伍里，有人袖起了手，有人在使劲跺脚，还有人嘻嘻哈哈。

一名年纪大一些的军官走过去，他指着那些袖手、跺脚和嘻嘻哈哈的小伙子，有些愤怒了，突然大声地说：“你们几个，统统出列！”

那几个小伙子似乎猛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全傻眼了。

整个广场顿时鸦雀无声。

队列里，赵海民和李胜利对视一眼，两人都轻轻舒了口气。

二

广袤的内蒙古大草原上也在下雪。风雪中，马蹄声声，一匹快马疾驰而来。在一个冒着炊烟的大蒙古包前，马春光飞身下马，将手中的缰绳交给迎上来的老额吉，用蒙语说：“额吉！我回来晚了吧？”

老额吉高兴地说：“不晚，不晚！快进去吧！”

蒙古包里，炉火上的奶茶沸腾着。十几名知青围坐在一张木桌前，两名军官很随和地看着他们。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正在发言，手中的发言稿已经念完了。两名军官仿佛很满意，微笑着点点头。

这时，门被“哐”地一声推开，马春光带着一股寒气冲了进来，面向两位军官，说：“首长，对不起……我帮一户牧民的羔羊接生，来晚了……”

知青们抢先道：“快说，接下的羊羔咋样了？”

马春光搓着冻僵的手，说：“还能咋样？全活了呗！”

蒙古包里一阵欢笑，知青们都松了口气。一名军官对马春光说：“小伙子，快！坐下暖和暖和。”

马春光接过戴眼镜的知青递上的奶茶，“咕嘟咕嘟”一饮而尽，对两位军官说：“首长，我叫马春光，该我发言了吧？”

眼镜突然道：“首长，我再说两句，行吗？”

一名军官点点头。

眼镜略一犹豫道：“首长，我们这儿一百多知青，够条件的都报了名，写了申请，有的还写了血书。经过政审，再经过贫下中牧、嘎查、苏木几级推荐，筛来筛去让我们这些人去体检，就这，我们已经感到很光荣了。我们知道名额少，即使体检过关了，也不一定能走，得一颗红心两手准备，没说的！可是，可是……要是像去年一样，我们就别陪着人凑热闹了。”

两名军官对视一下。年纪大点的军官问：“哦，去年是怎么回事？”

眼镜没好气地说：“验上的不让走呗！但是一个身体有毛病的知青，明明给刷下来了，可过了没几天，突然又说合格了，走了！这不是扯淡嘛……春光，去年你验上了，却不让你走，咋回事你给首长们说说。”

马春光摆摆手说：“去年是去年，陈糠烂谷子，提它干嘛！”

年纪小一点的军官问道：“马春光，今年再验身体还有把握吗？”

马春光底气十足说：“没问题！”

两名军官都笑了，赞赏地望着马春光。一个说：“既然没问题，就去体检。能说说你为什么要当兵吗？说心里话。”

“我崇拜英雄！电影里的王成、黄继光、董存瑞都是我心里的

偶像，所以，我从小就想当兵，从十六岁报名，一直报到十九岁，没下乡前，连体检都没捞着。去年在这里，好不容易参加一次体检，验上了，又没争过别人……”

年纪大点的军官似乎受到了感染，他用力拍拍马春光的肩膀，对众人道：“验上的同志，我不敢保证他能走，因为有名额的限制。但有一点我敢保证，我们带走的必须是政治合格、身体健康的优秀青年！”

外面的雪，下得更大了。

差不多这个时候，在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，胡小梅也面临着参军入伍的重大事情。她爸爸是省革委会的副主任，她若想当兵，就不用费那么多事了。

都上午九点多了，胡小梅还在睡觉，母亲站在床前催她起床说：“孩子啊！都几点了，快起来，林叔叔在楼下等你好半天了，今天带你去体检……”

胡小梅一掀被子说：“哎呀，妈，你烦不烦人，我再睡会儿嘛！”说着又把被子蒙在头上。

“你这孩子，穿上军装我看你还睡不睡懒觉。”

胡母关上女儿的房门下到楼下。小梅爸爸的秘书林则忠马上迎过来，说：“算了，让小梅睡吧，我给医院打个电话，让他们把体检表填好，直接送到征兵办去。”

胡母点点头说：“也好……对了，林秘书，小梅的档案你再好好检查检查，那些个老师的鉴定动不动就是骄气、任性，都快成八股文了，求全责备，吹毛求疵，简直太不负责任了！”

“您放心吧，我这就去办。”林秘书匆忙走了。

也是这个时刻，刘越正在北京军区总医院进行体检。不知哪个房间的收音机里，播放着一篇有关征兵的文章，声音慷慨激昂，颇有煽动性。

化验室门口,拥挤着一堆十七八岁的女孩子,大多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,一看便知都是军区大院里的孩子,她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份体检表,叽叽喳喳,乱成一团。抽血时,不断有女孩子发出夸张的尖叫声。

轮到刘越了,戴着口罩的女护士一针扎下去才发现是她。女护士略带吃惊地说:“是刘越呀?”

刘越礼貌地笑笑说:“阿姨好。”

刘越的爸爸是军区副司令,而总医院的医生护士不少人就住在军区大院,很多人认得刘越。女护士小声说:“嗨,你拿张表到各科一盖章不就得了,还验什么呀,真是!”

刘越笑笑说:“验一遍,放心。阿姨再见!”

刘越用棉球压着针眼,转到了其他科室。

三

和内地大城市相比,县医院里是另一番景象。雪已经停了,尖利的北风仍在刮着。体检的小伙子和亲朋好友,以及看热闹的人混杂在一起,人声嘈杂,混乱不堪。“视力”、“血压”、“耳鼻喉”等体检点都设在医院门前的空地上。

每一个体检点前都有军人在巡视并监督着医生们。

十多名戴袖标的基干民兵维持着秩序,朝外推拉着小伙子的亲人们,但还是不断有人朝队列中挤过去,或交待什么或递过来装着醋的小瓶子。

队伍中,一个视力不行的小伙子拿着一张手抄的视力表在默背。

李胜利偷偷接过姐姐递过来的半瓶醋,看一眼前面的军人,趁他们不注意,一扭头一仰脖子,麻利地喝了下去。

赵海民母亲看在眼里,焦急又紧张地看看丈夫,终于鼓足勇气朝儿子挤过去,却被赵德明一把拽住,并迅速从妻子的怀里夺过醋瓶,“砰”地一声摔在地上。

人们一下子安静了,所有的目光都看过来。

赵德明吼道:“要是这会儿就心慌、血压高,上了战场还不尿裤子,当逃兵!”

队列中的赵海民暗自咬了咬牙。那名踢过赵海民脚跟的军官杨参谋走过来,看一眼地上的碎玻璃渣子,再看一眼赵德明。赵德明脚上的两只鞋极不协调,他拄着一根拐杖,显然是个瘸子!

随着时间的延续,赵海民和李胜利手中的体检表上,盖上了一枚枚表示合格的图章。到了傍晚,风渐渐停了。随着人流,赵海民和李胜利双双走出医院大门。李胜利的父母和姐姐立即围了上去,嚷嚷道:“咋样啊?胜利。”

李胜利吐口长气道:“还行吧!”

一家人都笑起来。

这边,赵母一把抓住儿子的手问:“海民,过关了吗?”

赵海民点点头,看着父亲说:“爸,还有最后一关,明天早上要空着肚子验血呢。”

赵德明见妻子有些担心,很响亮地哼一声:“随他们验,咱家的血浓着呢!”

母子俩轻松下来。

当天晚上,离家远的人都没有回家,而是在县城找地方住下了。李胜利和赵海民家都住进了县医院对面的大众旅社,不同的是,李家的人包了一间旅店客房,花了十块钱,赵家和其他十几户人家舍不得或是没有钱住店,经过协商,只让孩子睡在了房间的大通铺上,每家给店里交五角钱,其余人就在门厅、走廊里窝憋一宿。

因此,沿着墙根坐满了等待验血的小伙子的亲人们。角落里,赵德明一条腿盘着,一条腿僵硬地伸出来,格外显眼。妻子默默地坐在一边,似睡非睡。屋外风声阵阵,间或有门窗碰撞的声音传来。屋内鸦雀无声,即使没有睡着,也没人说话,他们生怕惊扰了房间里的孩子们。

李振发一家睡在一间较大的客房里,屋里有火炉。姐弟俩睡着了,两个老的还醒着。李母小声叹息道:“他爹,这么冷的天,赵家老两口就那么干坐着,喊他们进屋来吧,挤一挤。”

李振发哼一声道:“赵瘸子那脾气你不知道?喊他,他还以为你笑话他呢……哼,只怕这个罪他们白受了。”

李母一惊问:“咋了?”

“咋了?根据往年的经验,一个大队,撑死了能分给一个当兵的名额,他儿子走了,胜利咋办!”

女人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,紧张地看着男人。李振发拍拍床沿道:“踏实睡你的,争不过他,这么多年的生产队长我白当了?!”

女人松口气,缓缓躺下了。

天一亮,人们就乱哄哄地赶到县医院。上百名小伙子排成两条长长的队伍,沿着走廊的两侧缓缓朝前移动着,小伙子们早早地挽起衣袖。一双双惺忪的睡眼,一张张近乎悲壮的脸。一管管殷红的血抽出来……

赵海民、李胜利挪动到了化验室门口,他们几乎是同时挽起了衣袖……

三天后的晚上,饭菜刚端上桌,赵海民和母亲还没坐下,赵德明已连续几杯酒下肚了。赵母看看酒瓶子,对男人说:“留下点儿,一会好好给你搓搓腿。”

赵德明又是一杯说:“喝到我肚子里还不是一样。”

赵海民对母亲笑笑说:“妈!为了我当兵,你也辛苦了,也喝

一杯吧。”

赵母连忙拦住说：“儿啊！这可不敢。打瓶酒八毛多钱，快留着给你爹搓那伤腿吧！省得他夜里难受，老哼哼。”

这时，门突然被推开，四十多岁的大队文书刘道刚进到屋里，带进一股寒气，他夸张地哈着气搓着手。赵海民连忙站起身，叫一声“刘叔”，搬过凳子。母亲也急忙起身相迎。

刘道刚全没看见一般，依然哈着气，站着，端起赵德明面前的酒杯，一饮而尽说：“他娘的，这鬼天儿！海民，再给你刘叔斟上！”

赵海民赶紧倒酒。

文书刘道刚再次端起酒，一饮而尽，然后才说：“老赵大哥、嫂子，我来给你们说一声，刚接到电话，海民的血没问题，过关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赵母激动地看一眼丈夫和儿子说，“快，海民，把酒倒上，让你刘叔坐炕头，炕头热乎！刘文书，快坐下，我去炒个鸡子儿！”

赵母进屋拿出一副碗筷搁在刘文书面前，转身又钻进厨房。

赵海民斟酒，然后恭恭敬敬地把酒递到刘道刚面前说：“刘叔，喝口酒暖暖身子。”

文书接过酒，却放到了赵德明面前。

赵德明像是预感到什么，仰脸看着仍然站着的刘道刚，半晌才说：“两个人，都合格？”

文书点点头。

“那大队革委会，咋个说法？”

“还没研究呢，但名额定了，像往年一样，只给一个。”

赵母不知何时默默地来到桌边，想说什么又不敢的样子，与儿子一起眼巴巴地望着刘道刚。

赵德明不说话，端起酒，一口喝了。

“接完电话我就来了，谁都没告诉。李家那边我先压一宿，明

天再通知，免得让他抢了先手。”刘道刚闷闷地说。

赵母忙说：“哟，这可让我们咋谢你，海民呐，好好记着你刘叔这个情。”

赵海民恭敬地说：“刘叔，谢谢您。”

文书摇摇头道：“老嫂子，可别这么说，照理我不该偏这个心眼，孩子们谁都想穿军装，都不容易。我看过的是大人，一个破生产队长有啥了不起？可他横着呢！仗着和丁主任是蹶过屁股的拜把子兄弟，你说他啥不占？救济粮、救济款，还有山上的树，哪年他不砍几棵去卖？这也罢了，张哑巴可怜不？前年县化肥厂来招临时工，大队照顾哑巴家里困难，让哑巴的儿子去，他杂种五马倒六羊，硬让他女儿把哑巴的儿子给顶了。生产队长他当着，闺女拿着工资，儿子还要去当兵，真便宜他了！”

赵母愁眉苦脸道：“咋这么巧，就让海民和他家胜利碰上了，我们哪儿争得过他呀！”

赵德明翻一眼妻子道：“他有三头六臂？炒你的菜去，海民，去帮你妈烧火！”

文书急忙道：“嫂子，别忙了。酒我已经喝了，也不坐了，还要去大队守电话呢……赵大哥，我知道你人正派，从不低头求人。海民是基干民兵，打枪还获过奖，明摆着该去当这个兵……但人家有丁主任，有大队那帮支委们替他说话，你可不要大意。地区、县上你不是有战友吗？该找就找，等通知书一下就晚了……赵大哥，我走了。”

文书刚转过身，被赵德明叫住了说：“慢着！”

赵德明一手按着桌子站起来，倒杯酒递到文书面前说：“刘文书，好兄弟，我谢谢你！”文书接过酒，看着进屋的赵海民道：“海民，这杯酒就算是你当上兵请的客，刘叔提前喝了。”

说罢，他豪迈地一饮而尽。

四

半晌午时，赵德明一瘸一拐来到大队革委会的院子里。大队干部们正在开会，他在一堆木头前坐下，耐心地等。他刚吸完第三袋旱烟，一声门响，开完会的大队干部们纷纷从屋里走出来。

赵德明一声咳嗽，站起来，大声说：“丁主任，你们都等等！”

大家都站住了。有的明白，有的还不明白，表情各异地看着他。五十多岁、戴着棉帽、披着军大衣的大队革委会丁主任皱着眉头愣一愣，随即笑着走过来说：“噢，是老赵啊，我正要让文书去通知你们生产队长和你呢，昨夜里接到通知，俩孩子身体都不赖，都合格了！至于名额嘛也不用保密了，咱们大队就一个，啊？咋个走法嘛，大队要好好研究研究……嗯，这个，你是老党员了，去过朝鲜，打过美国鬼子，荣誉军人，觉悟嘛也高，跟老婆孩子说说，一颗红心两手准备，啊？……”

赵德明朝前两步道：“丁主任，各位领导，我赵瘸子从没麻烦过你们，但儿子当兵这件事你们得给我说句话。不求大家向着我，说句公道话就行。孩子当兵，是去扛枪打仗的，要送就得送最好的！你们把俩孩子比较比较，文的武的，横的竖的，咋比都行，看看到底谁穿军装合适……就这！”

说完，他一瘸一拐地从众人面前走了。

李胜利家里的人这时候也没闲着，他母亲将两条烟两瓶酒装进篮子里，用一块布盖上。另有两包礼品放在桌子上。李振发抽着烟，看看礼品再看看李胜利，把烟头往地上一丢，站了起来说：“胜利，走，跟我去你丁伯伯家！”

李胜利却有些不高兴地说：“早就让你活动你不听，这会儿才送，人家海民他爸已经抢在前面给大队干部都打过招呼了！”

李振发讥讽道：“他那招呼顶个屁用！”

母亲提起地上的篮子递到儿子手里说：“听你爸的话，快去。你姐的男朋友一会儿就来了，骑车来，要教你学自行车呢。”

李胜利依旧不高兴的样子，提上东西跟父亲出门了。

赵德明从外面进到家里，看到赵海民站在门口劈柴，老伴儿端着瓢站在院子中央，抓几把米撒在地上，一群鸡刚围过来，她弯腰去捉，鸡一下散开了，飞起一片鸡毛。赵德明仿佛明白了什么，大声道：“你干啥？”

赵母头也不抬，再次抓把米，朝鸡们撒过去说：“你以为你说那几句话就行了？你到供销社去看看，烟、酒都让谁买去了？你不送礼人家送，吃人家的嘴软，到时候有人给你儿子说话才怪！”

赵德明抢白道：“我不需要谁替我说话，我只要他们公平，给部队送个好兵！当兵干啥？我就不信，去扛枪打仗、流血牺牲，还要送礼走门子！那还保卫什么国家？送礼，给谁送？我怕他消受不起！”

“这会儿你想送，只怕人家还不要呢……大队这帮人，你掰着指数一数，谁能向着咱。地区民政上的老马跟你不是一起入过朝鲜的战友吗？拉不开面子你别去，我和海民去，买烟买酒的也不合适，给人家提两只鸡去，让他给县上打个招呼……”

赵德明突然将手中的烟袋锅朝正吃食的鸡群扔过去，厉声道：“你少给我丢人！”

赵母愣在那儿，泪水一下流出来，声音里充满怨恨和委屈说：“我丢人，丢你的人，这么多年不是你做梦都盼着儿子去当兵吗？小时候儿子不懂事，就说了一句不愿当兵，怕像你一样没了腿，你一巴掌把孩子的门牙都打飞了。孩子大了，上心了，想穿军装了，可前两年净是大队干部的孩子去，咱连报名都挤不上，今年好不容易让体检，验上了，又眼看着……”